

白地褐
花云龙纹玉
壶春瓶



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”鹤壁古瓷窑系列之二 五百年窑火耀古今

见习记者 夏国锋 文/图

“就考古情况而言，鹤壁窑始烧于晚唐五代。”市文物工作队从事鹤壁古瓷窑研究达33

年的王文强先生告诉记者。1963年和1976年，窑址发掘显示，唐代文化层为最底

层，是窑址中最早的文化层，最终把晚唐和五代划为鹤壁窑的初始期。

晚唐五代篇：秉天时，承地利，融汇众长，鹤壁窑应运而生

唐代，瓷器由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变成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，需求量日益增大。这为瓷窑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。

王文强说，隋已有瓷窑，唐后期制瓷技术成熟。邢窑(唐七大瓷窑之一，为最著名的白瓷

瓷场)的“类银”、“类雪”的白釉瓷器，寿州窑(唐七大瓷窑之一)的黄釉瓷器等烧制工艺为鹤壁窑提供了技术条件，再加上鹤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，鹤壁窑应运而生。

唐时烧瓷范围主要分布

在柏灵桥的北侧和东侧。产品为单一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器形上有碗钵、瓶、罐等，造型浑圆饱满，美观大方，釉色以白釉居多，黄釉、黑釉次之。其在釉装饰上出现了复色釉装饰，即在同一件器物上采用黑白两

种釉色进行装饰；在胎装饰上，出现了一边旋转器坯，一边用单头钝器跳跃着点戳坯面而形成戳点纹的装饰效果。

唐末和五代，北方陷入了封建割据和长期的混战，鹤壁窑发展缓慢但工艺日渐成熟。



褐彩鱼藻盆

仿制钧瓷成“最后一烧”

仿钧瓷作为元代鹤壁窑的主要产品，也是鹤壁窑的最后一次烧制高峰。在已发现的50余处古瓷窑遗址中，绝大多数窑烧制钧瓷。

“鹤壁窑所出的元代钧瓷，有的过渡部分出现蓝色或白色结晶，如菟丝纹；有的在天蓝的釉色中，泛出极淡红色，其间杂以极小的白点，釉面交织着冰裂纹美不胜收；还有单一的天蓝釉器，其色如宝石蓝，釉面泛出凝脂般的乳光，典雅、蕴蓄、意境深邃。”王文强说，有的釉面上月白、蓝紫、褐黄多种色调

融合交汇，神奇的窑变像乱云飞渡，又似悬崖瀑布变幻莫测，很有灵气。

为何本属于民窑的鹤壁窑会产官窑系统的钧瓷呢？

张长安认为，鹤壁窑元代仿钧瓷的大规模烧制有三点背景：首先，由于北宋时钧瓷已负盛名，到了金元时期，各地竞相仿烧，各具特色；其次，历经战乱，宋代钧瓷影响波及更广；最后，大量烧制钧瓷也与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对钧瓷的厚爱是分不开的，清末民初甚至出现“家有万贯，不如钧瓷一片”的说法。

宋金篇：黑与彩相伴的发展与鼎盛

12月14日，记者到市博物馆采访，仔细端详那一件件风华内敛、精美绝伦的瓷器，惊奇地发现宋金时期的瓷器占了很大一部分。无论是种类、造型、装饰手法、装饰花纹等都有巨大进步，其中黑釉瓷器独具魅力。

在市博物馆东展厅中间有一黑釉凸线纹罐最为吸引眼球，黑釉漆黑，光亮可鉴，外施釉近底足，内施釉至颈下。内外露胎部位施棕褐色护胎釉。

市博物馆馆长张长海介绍，带凸线纹和酱斑的黑釉罐具有鹤壁窑的特有风格。黑釉瓷器中，最珍贵者是带有窑变斑纹的瓷器。早在唐代，鹤壁窑就生产黑釉瓷器，黑釉中出现了无规则的自然窑变现象，在黑釉中杂以或赭或棕的小斑点，给人不同色泽自然融融的美感。宋金时期，鹤壁窑工匠掌握了窑变的规律，烧出了黑釉中带褐斑的窑变瓷。窑变有的透出布毫状黄棕色流纹，有的有滴釉似的银灰色小斑点，还有的呈现出铁锈花纹。其中黑釉凸线纹罐上出现的酱斑很别致，腹部凸线之间的酱斑如云似霞，非常漂亮。

清代蓝浦赞美曰：窑变之器有二，一为天工，一为人巧，其为天工者，火性幻化，天然而成，其由人巧者，则工……物态直名之窑变。鹤壁窑金代达到繁荣，仿定白瓷、仿汝青瓷、仿钧瓷都在这一时期出现。白瓷胎壁薄俏，挺拔秀美。青瓷明度高，玻璃质感强，似一泓碧水，青翠欲滴。仿钧瓷以天青、天蓝为主，呈现出美丽的蓝色乳光，沉静幽雅。种种色调之美，妙不可言，可谓“千峰翠色浮几案，雨过云破无纤尘”。

俗话说，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但为何黑釉独具魅力呢？张长海馆长分析认为：其一，黑釉瓷的原料分布广，价格低；其二，黑釉瓷器大盛，与唐宋时期的“斗茶”风气有关。

“斗茶”在宋时最为风行，宋徽宗更是痴迷此道。宋人将茶饼捣成细末，然后以开水冲泡，以茶汤和泡沫颜色当评判标准，越白越好。要想显示自己的茶白，

除了茶本身外，当然是用黑釉茶具对比反差最大，因此黑釉瓷碗得到社会的青睐并不让人意外。

同时，这是否也受到了宋代山水画“计白当黑”理论的影响而“计黑当白”呢？也许遍体乌黑更有发挥余地，与众不同吧！宋金时期的鹤壁窑匠人就在黑色的釉面上，尽情地挥洒自己的奇思妙想。

在市博物馆采访时记者发现，除黑釉外，宋金瓷器彩绘也十分突出，主要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。

釉上彩，即一般所说的红绿彩，是金代新出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。它是在高温白釉或白釉釉下黑彩烧成后，在白釉之上以红、黄、绿等色彩勾画或填涂出纹饰，二次入窑低温烧成，色彩鲜艳，丽而不燥。

所谓釉下彩，是用含铁量较低的褐铁矿石为颜料，在施白色化妆土的坯体上，用毛笔作画，再施透明釉，入窑烧成。这是我国传统水墨画技巧在瓷器装饰上的运用，形成鹤壁窑具有代表性的装饰艺术。

市博物馆珍藏的一件童子戏莲枕，可谓釉下彩的代表作。此枕系1973年鹤壁集一农民捐献。与中学历史课本中大名鼎鼎的宋孩儿瓷枕不同，它以简为美，寥寥数笔，意趣横生，暗合了大道至简的哲理。

童子戏莲枕呈八角形立方体，通体施白釉，八面饰赭色带状卷草纹，枕面呈弧形稍内凹，边缘以粗细两条赭色线随形勾边。边框内，两童子行走于荷塘边，左童拿着莲蓬，笑逐颜开追逐右童，右童左手拿莲蓬右手持荷叶，人朝前走脸向后顾，似在逗左童，憨态可掬。两童左侧是荷塘，荷花、荷叶、水草枝叶葳蕤，仿佛有水木气息扑面而来，荷塘上空两只蝴蝶上下翻飞，数条垂柳随风飘扬于童子头顶。人与自然景色的水乳交融，平白如话的简笔勾勒，凸显出鹤壁窑瓷器“不是官窑，胜似官窑”的民窑特色。

宋时鹤壁窑瓷器装饰图



童子戏莲枕

元代篇：衰落前的回光返照

鹤壁窑经过宋金鼎盛，到元代产量大增，虽然在黄河、汤河沿岸分布50余处窑址中，绝大多数是元代瓷窑，但仍掩盖不住衰落的迹象。

“首先，器物造型呆板，种类减少，多粗笨厚重，不讲究艺术美。其次，釉工艺粗糙，装饰草率，釉面脱落现象严重。最后，胎质比较粗糙，气孔较多。”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张安说，这些都是质量下降、衰退的体现。

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优秀瓷器，如白地褐花题诗罐和带有窑变的钧瓷碗等。

褐彩题字白釉罐现藏于市博物馆，该罐外施乳白釉，内施褐釉。器表黑彩装饰分为四层，自肩部依次为萱草纹，下方连续的是缠枝牡丹。瓷罐腹部以一首行书七绝诗作为主题装饰，诗曰：昨日西风烂漫秋，今朝东岸独垂钩；紫袍不识蓑衣客，曾对君王十二流。该诗寓作者官场失意，解甲归田，寄情山水之意。专家评价称：“字画疏处可使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，奇趣乃出。”

白地褐花云龙纹玉壶春瓶也堪称精品，该瓶为乳白釉，光泽润透，外施釉至底足，有垂釉现象。外壁褐彩装饰自上而下分为三层，颈、肩两层，均绘覆莲瓣纹；主体纹饰绘一腾跃于流云中的巨龙，张口喷目，勇猛矫健，奋力抢珠，很有气魄。

元代，伴随大型器物出现了大面积的绘画。绘画布局多采用多层装饰，主题纹饰往往绘在醒目部位。代表作如褐彩鱼藻盆等。

褐彩鱼藻盆现珍藏于市博物馆，其外壁是温润褐釉，内壁是更加晶莹的白釉，宽沿稍卷，三道一组的褐色线条将器内纹饰分成三个部分，盆沿面绘花卉，似杂有草叶。盆内壁绘仰莲瓣，盆底绘双鱼嬉游于水藻间。这种虚实相间的绘画手法，虽不以水波纹做衬托，但整个画面却由于莲瓣中的鱼这一神来之笔，把所有的莲瓣都带动了，营造出一种静中有动、盈水鱼游的艺术效果，直把人带入“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”的意境中去。



褐彩题字白釉罐